

资质通鉴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九十

端覽聖業魏侍讀奉奏靈高皇繼體國河都國皇三晉養實封爵馬光奉

勅編集

後周紀一

起重光大淵獻盡玄默
困敷八月凡一年有奇

太祖聖神恭肅文孝皇帝上

廣順元年春正月丁卯漢太后下詔授監國符寶即皇
帝位監國自臯門入宮即位於崇元殿制曰朕周室之
裔號叔之後國號宜曰周改元大赦揚邠史弘肇王章
等皆贈官官為斂葬仍訪其子孫叙用之凡倉場庫務
掌納官吏無得收斗餘稱耗舊所進羨餘物悉罷之犯
竊盜及姦者並依晉天福元年以前刑名罪人非反逆

無得誅及親族籍沒家貲唐莊宗明宗晉高祖各置守陵十戶漢高祖陵職真宮人時月薦享及守陵戶並如故初唐衰多盜不用律文更定峻法竊盜贓三匹者死晉天福中加至五匹姦有夫婦人無問強和男女並死漢法竊盜一錢以上皆死又罪非反逆往往族誅籍沒故帝即位首革其弊初楊邠以功臣國戚爲方鎮者多不閑吏事乃以三司軍將補都押牙孔目官內知客其人自恃敕補多專橫節度使不能制至是悉罷之帝命史弘肇親吏上黨李崇矩訪弘肇親族崇矩言弘肇弟弘福今存初弘肇使崇矩掌其家貲之籍由是盡得其產皆以授弘福帝賢之使隸皇子榮帳下 戊辰以前

復州防禦使王彥超權武寧節度使 漢李太后遷居
西宮己巳上尊號曰昭聖皇太后 開封尹兼中書令
劉勳卒 癸酉加王峻同平章事 以衛尉卿劉暉主
漢隱帝之喪 初河東節度使兼中書令劉崇聞隱帝
遇害欲起兵南向聞迎立湘陰公乃止曰吾兒爲帝吾
又何求太原少尹李驤陰說崇曰觀郭公之心終欲自
取公不如疾引兵逾太行據孟津俟徐州相公即位然
後還鎮則郭公不敢動矣不然且爲所賣崇怒曰腐儒
欲離間吾父子命左右曳出斬之驤呼曰吾負經濟之
才而爲愚人謀事死固甘心家有老妻願與之同死崇
并其妻殺之且奏於朝廷示無二心及贊發崇乃遣使

請贄歸晉陽詔報以湘陰公比在宋州今方取歸京師
必令得所公勿以爲憂公能同力相輔當加王爵永鎮
河東鞏廷美楊溫聞湘陰公贄失位奉贄妃董氏據徐
州拒守以俟河東援兵帝使贄以書諭之廷美溫欲降
而懼死帝復遺贄書曰爰念斯人盡心於主足以賞其
忠義何由責以悔尤俟新節度使入城當各除刺史公
可更以委曲示之 契丹之攻內丘也死傷頗多又值
月食軍中多妖異契丹主懼不敢深入引兵還遣使請
和於漢會漢亡安國節度使劉詞送其使者詣大梁帝
遣左千牛衛將軍朱憲報聘且敘革命之由以金器玉
帶贈之 帝以鄴都鎮撫河北控制契丹欲以腹心處

之乙亥以寧江節度使侍衛親軍都指揮使王殷爲鄴
都留守天雄節度使同平章事領軍如故仍以侍衛司
從赴鎮 丙子帝帥百官詣西宮爲漢隱帝舉哀成服
皆如天子禮 慕容彥超遣使入貢帝慮其疑懼賜詔
慰安之曰今兄事已至此言不欲繁望弟扶持同安億
兆 戊寅殺湘陰公於宋州 是日劉崇即皇帝位於
晉陽仍用乾祐年號所有者并汾忻代嵐憲隆蔚沁遼
麟石十二州之地以節度判官鄭珙爲中書侍郎觀察
判官滎陽趙華爲戶部侍郎並同平章事以次子承鈞
爲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太原尹以節度副使李存環爲
代州防禦使裨將武安張元徽爲馬步軍都指揮使陳

光裕爲宣徽使北漢主謂李存環張元徽曰朕以高祖
之業一朝墜地今日位號不得已而稱之顧我是何天
子汝曹是何節度使邪由是不建宗廟祭祀如家人宰
相俸錢月止百緡節度使止三十緡自餘薄有資給而
已故其國中少廉吏客省使河南李光美嘗爲直省官
頗諳故事北漢朝廷制度皆出於光美北漢主聞湘陰
公死哭曰吾不用忠臣之言以至於此爲李驤立祠歲
時祭之 己卯以太師馮道爲中書令加實真固侍中
蘇禹珪司空 王彥超奏遣使齎敕詣徐州鞏廷美等
猶豫不肯啓關詔進兵攻之 帝謂王峻曰朕起於寒
微備嘗艱苦遭時喪亂一旦爲帝王豈敢厚自奉養以

病下民乎命峻䟽四方貢獻珍美食物庚辰下詔悉罷
之其詔略曰所奉止於朕躬所損被於百姓又曰積於
有司之中甚爲無用之物又詔曰朕生長軍旅不親學
問未知治天下之道文武官有益國利民之術各具封
事以聞咸宜直書勿事辭藻帝以蘇逢吉之策賜王峻
峻曰是逢吉所以族李崧也辭而不覲 初契丹主北
歸橫海節度使潘聿撚弃鎮隨之契丹主以聿撚爲西
南路招討使及北漢主立契丹主使聿撚遺劉承鈞書
北漢主使承鈞復書稱本朝淪亡紹襲帝位欲循晉室
故事求援北朝契丹主大喜北漢主發兵屯陰地黃澤
團栢丁亥以承鈞爲招討使與副招討使白從暉都監

李存瓌將步騎萬人寇晉州從暉吐谷渾人也 郭崇

威更名崇曹威更名英 二月丁酉以皇子天雄牙內

都指揮使榮為鎮寧節度使選朝士為之僚佐以侍御

史王敏為節度判官右補闕崔頌為觀察判官校書郎

王朴為掌書記頌協之子朴東平人也 戊戌北漢兵

五道攻晉州節度使王晏閉城不出劉承鈞以為怯蟻

附登城晏伏兵奮擊北漢兵死傷者千餘人承鈞遣副

兵馬使安元寶焚晉州西城元寶來降承鈞乃移軍攻

隰州 癸卯隰州刺史許遷遣步軍都指揮使孫繼業

迎擊北漢兵於長壽村執其將程筠等殺之未幾北漢

兵攻州城數日不克死傷其眾乃引去遷鄆州人也

甲辰楚王希萼遣掌書記劉光輔入貢于唐 帝悉出
漢宮中寶玉器數十碎之於庭曰凡爲帝王安用此物
聞漢隱帝日與嬖寵於禁中嬉戲珍玩不離側茲事不
遠宜以爲鑑仍戒左右自今珍華悅目之物無得入宮
丁未契丹主遣其臣裊骨支與朱憲偕來賀即位
戊申敕前資官各聽自便居外州 陳思讓未至湖南
馬希萼已克長沙思讓留屯郢州敕召令還 丁巳遣
尚書左丞田敏使契丹北漢主遣通事舍人李訥使于
契丹乞兵爲援 詔加泰寧節度使慕容彥超中書令
遣翰林學士魚崇諒詣兗州諭指崇諒即崇遠也彥超
上表謝三月壬戌朔詔報之曰向以前朝失德少主用

讒倉猝之間召卿赴闕卿即奔馳應命信宿至京救國
難而不顧身聞君召而不俟駕以至天亡漢祚兵散梁
郊降將敗軍相繼而至卿即便回馬首徑返龜陰爲主
爲時有終有始所謂危亂見忠臣之節疾風知勁草之
心若使爲臣者皆能如茲則有國者誰不欲用所言朕
潛龍河朔之際平難浚郊之時緣不奉示諭之言亦不
得差人至行闕且事主之道何必如斯若或二三於漢
朝又安肯忠信於周室以此爲懼不亦過乎卿但悉力
推心安民體國事朕之節如事故君不惟黎庶獲安抑
亦社稷是賴但堅表率未議替移由衷之誠言盡於此
唐以楚王希萼爲天策上將軍武安武平靜江寧遠

節度使兼中書令楚王以右僕射孫忌客首使姚鳳爲
冊禮使 丙寅遣前淄州刺史陳思讓將兵戍磁州扼
黃澤路 楚王希萼旣得志多思舊怨殺戮無度晝夜
縱酒荒淫悉以軍府事委馬希崇希崇復多私曲政刑
紊亂府庫旣盡於亂兵籍民財以賞資士卒或封其門
而取之士卒猶以不均怨望雖朗州舊將佐從希萼來
者亦皆不悅有離心劉光輔之入貢于唐也唐主待之
厚光輔密言湖南民疲主驕可取也唐主乃以營屯都
虞候邊鎬爲信州刺史將兵屯袁州潛圖進取小門使
謝彥顯本希萼家奴以首面有寵於希萼至與妻妾雜
坐恃恩專橫常肩隨希崇或拊其背希崇銜之故事府宴

小門使執兵在門外希萼使彥顯預坐或居諸將之上
諸將皆恥之希萼以府舍焚蕩命朗州靜江指揮使王
逵副使周行逢帥所部兵千餘人治之執役甚勞又無
犒賜士卒皆怨竊言曰囚免死則役作之我輩從大王
出萬死取湖南何罪而囚役之且大王終日酣歌豈知
我輩之勞苦乎逵行逢聞之相謂曰衆怨深矣不早爲
計禍及吾曹壬申旦帥其衆各執長柯斧白挺逃歸朗
州時希萼醉未醒左右不敢白癸酉始白之希萼遣湖
南指揮使唐師翥將千餘人追之不及直抵朗州逵等
乘其疲乏伏兵縱擊士卒死傷殆盡師翥脫歸逵等黜
留後馬光贇更以希萼兄子光惠知州事光惠希振之

子也尋奉光憲爲節度使達等與何敬具及諸軍指揮使張倣參決軍府事希萼具以狀言於唐唐主遣使以厚賞招諭之達等納其賞縱其使不荅其詔唐亦不敢詰也 王彥超奏克徐州殺輦廷美等 北漢李璽呈契丹契丹主使拽刺梅里報之 丙子敕朝廷與唐本無仇怨緣淮軍鎮各守疆域無得縱兵民擅入唐境商旅往來無得禁止 巳卯潞州送涉縣所獲北漢將卒二百六十餘人各賜衫袴巾履遣還 加吳越王弘倣諸道兵馬都元帥 夏四月壬辰朔濱淮州鎮上言淮南饑民過淮糴穀未敢禁止詔曰彼之生民與此何異宜令州縣津鋪無得禁止 蜀通奏使高延昭固辭知

樞密院丁未以前雲安推鹽使太原伊審徵爲通奏使
知樞密院事審徵蜀高祖妹襄國公主之子也少與蜀
主相親狎及知樞密政之大小悉以咨之審徵亦以經
濟爲己任而貪侈回邪與王昭遠相表裏蜀政由是浸
衰 吳越王弘俶徙廢王弘侗居東府爲築宮室治園
圃娛悅之歲時供饋甚厚 契丹主遣使如北漢告以
周使田敏來約歲輸錢十萬緡北漢主使鄭珙以厚賂
謝契丹自稱姪皇帝致書於叔天授皇帝請行冊禮
五月己巳遣左金吾將軍姚漢英等使于契丹契丹留
之 辛未北漢禮部侍郎同平章事鄭珙卒于契丹
甲戌義武節度使孫方簡避皇考諱更名方諫 定難

節度李彝殷遣使奉表于北漢 六月辛亥以樞密使
同平章事王峻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樞密副使兵部
侍郎范質戶部侍郎判三司李穀爲中書侍郎並同平
章事穀仍判三司司徒兼侍中竇貞固司空兼中書侍
郎同平章事蘇禹珪並罷守本官癸丑范質參知樞密
院事丁巳以宣徽北院使翟光鄴兼樞密副使初帝討
河中已爲人望所屬李穀時爲轉運使帝數以微言諷
之穀但以人臣盡節爲對帝以是賢之即位首用爲相
時國家新造四方多故王峻夙夜盡心知無不爲軍旅
之謀多所裨益范質明敏強記謹守法度李穀沈毅有
器略在帝前論議辭氣忼慨善譬諭以開主意 武平

節度使馬光惠愚懦嗜酒不能服諸將王逵周行逢何敬真謀以辰州刺史廬陵劉言驍勇得蠻夷心欲迎以爲副使言知逵等難制曰不往將攻我乃單騎赴之既至衆廢光惠送于唐推言權武平留後表求旄節於唐唐人未許亦稱藩于周 吳越王弘俶以前內外馬步都統軍使仁俊無罪復其官爵 契丹遣燕王述軋等冊命北漢王爲大漢神武皇帝妃爲皇后北漢主更名旻 秋七月北漢主遣翰林學士博興衛融等詣契丹謝冊禮且請兵 八月壬戌葬漢隱帝于潁陵 義武節度使孫方諫入朝壬子徙鎮國節度使以其弟易州刺史行友爲義武留後又徙建雄節度使王晏鎮徐州

以武寧節度使王彥超代之 戊午追立故夫人柴氏
爲皇后 九月北漢主遣招討使李存瓌將兵自團栢
入寇契丹欲引兵會之與酋長議於九十九泉諸部皆
不欲南寇契丹主強之癸亥行至新州之西火神淀燕
王述軋及偉王之子太寧王漚僧作亂弑契丹主而立
述軋契丹主德光之子齊王述律逃入南山諸部奉述
律以攻述軋漚僧殺之并其族黨立述律爲帝改元應
曆自火神淀入幽州遣使告于北漢北漢主遣樞密直
學士上黨王得中如契丹賀卽位復以叔父事之請兵
以擊晉州契丹主年少好遊戲不親國事每夜酣飲達
旦乃寐日中方起國人謂之睡王後更名明 壬申蜀

以吏部尚書御史中丞范仁恕爲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 楚王希萼旣克長沙不賞許可瓊疑可瓊怨望出爲蒙州刺史遣馬步都指揮使徐威左右軍馬步使陳敬遷水軍都指揮使魯公綰牙內侍衛指揮使陸孟俊帥部兵立寨于城西北隅以備朗兵不存撫役者將卒皆怨怒謀作亂希崇知其謀戊寅希萼宴將吏徐威等不預希崇亦辭疾不至威等使人先驅赬齧馬十餘入府自帥其徒執斧斤白梃聲言繫馬奄至座上縱橫擊人顛踣滿地希萼踰垣走威等執囚之執謝彥顥自頂及踵剉之立希崇爲武安留後縱兵大掠幽希萼於衡山縣劉言聞希崇立遣兵趨潭州聲言討其

篡奪之罪壬午軍于益陽之西希崇懼癸未發兵二千
拒之又遣使如朗州求和請爲鄰藩掌書記桂林李觀
象說言曰希萼舊將佐猶在長沙此必不欲與公爲鄰
不若先檄希崇取其首然後圖湖南可兼有也言從之
希崇畏言即斷都軍判官楊仲敏掌書記劉光輔牙內
指揮使魏師進都押牙黃勅等十餘人首遣前辰陽縣
令李翊齎送朗州至則腐敗言與王達等皆以爲非仲
敏等首怒責翊翊惶恐自殺希崇旣襲位亦縱酒荒淫
爲政不公語多矯妄國人不附初馬希萼入長沙彭師
曷雖免死猶杖背黜爲民希崇以爲師曷必怨之使送
希萼于衡山實欲師曷殺之師曷曰欲使我爲弑君之

人乎奉事逾謹丙戌至衡山衡山指揮使廖偃匡圖之
子也與其季父節度巡官匡凝謀曰吾家世受馬氏恩
今希萼長而被黜必不免禍盍相與輔之於是帥莊戶
及鄉人悉爲兵與師曷共立希萼爲衡山王以縣爲行
府斷江爲柵編竹爲戰艦以師曷爲武清節度使召募
徒衆數日至萬餘人州縣多應之遣判官劉虛已求援
于唐徐威等見希崇所爲知必無成又畏朗州衡山之
逼恐一朝喪敗俱及禍欲殺希崇以自解希崇微覺之
大懼密遣客將范守牧奉表請兵于唐唐王命邊鎬自
袁州將兵萬人西趣長沙冬十月辛卯潞州巡檢陳
思讓敗北漢兵於虎亭唐邊鎬引兵入醴陵癸巳楚

王希崇遣使犒軍壬寅遣天策府學士拓跋恒奉牋詣
鎬請降恒歎曰吾久不死乃爲小兒送降狀癸卯希崇
帥弟姪迎鎬望塵而拜鎬下馬稱詔勞之甲辰希崇等
從鎬入城鎬舍於瀏陽門樓湖南將吏畢賀鎬皆厚賜
之時湖南饑饉鎬大發馬氏倉粟賑之楚人大悅 契
丹遣彰國節度使蕭禹厥將奚契丹五萬會北漢兵入
寇北漢主自將兵二萬自陰地關寇晉州丁未軍于城
北三面置寨晝夜攻之遊兵至絳州時王晏已離鎮王
彥超未至巡檢使王萬敢權知晉州與龍捷都指揮使
史彥超虎捷指揮使何徽共拒之史彥超雲州人也
癸丑唐武昌節度使劉仁贍帥戰艦二百取岳州撫納

降附人忘其亡仁贍金之子也唐百官共賀湖南平起居郎高遠曰我乘楚亂取之甚易觀諸將之才但恐守之難耳遠幽州人也司徒致仕李建勳曰禍其始於此乎唐主自即位以來未嘗親祠郊廟禮官以爲請唐主曰俟天下一家然後告謝及一舉取楚謂諸國指麾可定魏岑侍宴言臣少遊元城樂其風土俟陛下定中原乞魏博節度使唐主許之岑趨下拜謝其主驕臣佞如此馬希萼望唐人立己爲潭帥而潭人惡希萼共請邊鎬爲帥唐主乃以鎬爲武安節度使王峻有故人曰申師厚嘗爲兖州牙將失職飢寒望峻馬拜謁於道會涼州留後折逋嘉施上表請帥於朝廷帝以絕域非人

所欲募率府供奉官願行者月餘無人應募峻薦師厚
於帝丁巳以師厚爲河西節度使 唐邊鎬趣馬希崇
帥其族入朝馬氏聚族相泣欲重賂鎬奏乞留居長沙
鎬微哂曰國家與公家世爲仇敵殆六十年然未嘗敢
有意窺公之國今公兄弟鬪閱困窮自歸若復二三恐
有不測之憂希崇無以應十一月辛酉與宗族及將佐
千餘人號慟登舟送者皆哭響振川谷 帝以北漢契
丹之兵猶在晉州甲子以王峻爲行營都部署將兵救
之詔諸軍皆受峻節度聽以便宜從事得自選擇將吏
乙丑峻行帝自至城西餞之 楚靜江節度副使知桂
州馬希隱武穆王殷之少子也楚王希廣希萼兄弟爭

國南漢主以內侍使吳懷恩爲西北招討使將兵屯境
上伺間密謀進取希廣遣指揮使彭彥暉將兵屯龍峒
以備之希萼自衡山遣使以彥暉爲桂州都監在城外
內巡檢使判軍府事希隱惡之潛遣人告蒙州刺史許
可瓊可瓊方畏南漢之逼即棄蒙州引兵趣桂州與彥
暉戰於城中彥暉敗奔衡山可瓊留屯桂州吳懷恩據
蒙州進兵侵掠桂管大擾希隱可瓊不知所爲但相與
飲酒對泣南漢主遺希隱書言武穆王奄有全楚富彊
安靖五十餘年正由二十五舅三十舅兄弟尋戈自相
魚肉舉先人基業北面仇讎今聞唐兵已據長沙竊計
桂林繼爲所取當朝世爲與國重以昏姻覩茲傾危忍

不赴救已發大軍水陸俱進當令相公舅永擁節旄常
居方面希隱得書與僚佐議降之支使潘玄珪以爲不
可丙寅吳懷恩引兵奄至城下希隱可瓊帥其衆夜斬
關奔全州桂州遂潰懷恩因以兵略定宜連梧巖富昭
柳象龔等州南漢始盡有嶺南之地 辛未唐邊鎬遣
先鋒指揮使李承戩將兵如衡山趣馬希萼入朝庚辰
希萼與將佐士卒萬餘人自潭州東下 王峻留陝州
旬日帝以北漢攻晉州急憂其不守議自將由澤州路
與峻會兵救之且遣使諭峻十二月戊子朔下詔以三
日西征使者至陝峻因使者言於帝曰晉州城堅未易
可拔劉崇兵鋒方銳不可力爭所以駐兵待其氣衰耳

非臣怯也陛下新即位不宜輕動若車駕出汜水則慕容彥超引兵入汴大事去矣帝聞之自以手提耳曰幾敗吾事庚寅敕罷親征初泰寧節度使兼中書令慕容彥超聞徐州平疑懼愈甚乃招納亡命蓄畜聚薪糧潛以書結北漢吏獲其書以聞又遣人詐爲商人求援於唐帝遣通事舍人鄭好謙就申慰諭與之爲誓彥超益不自安屢遣都押牙鄭麟詣闕僞輸誠款實覘機事又獻天平節度使高行周書其言皆謗毀朝廷與彥超相結之意帝笑曰此彥超之詐也以書示行周行周上表謝恩旣而彥超反跡益露丙申遣閣門使張凝將兵赴鄆州巡檢以備之 庚子王峻至絳州乙巳引兵趣晉州

晉州南有蒙阮最爲險要峻夏比漢兵據之是日聞前
鋒已度蒙阮喜曰吾事濟矣 慕容彥超奏請入朝帝
知其詐即許之既而復稱境內多盜未敢離鎮 北漢
王攻晉州久不克會大雪民相聚保山寨野無所掠軍
乏食契丹思歸聞王峻至蒙阮燒營夜遁峻入晉州諸
將請亟追之峻猶豫未決明日乃遣行營馬軍都指揮
使仇弘超都排陳使藥元福左廂排陳使陳思讓康延
沼將騎兵追之及於霍邑縱兵奮擊北漢兵墜崖谷死
者甚衆霍邑道隘延沼畏懦不急追由是北漢兵得度
藥元福曰劉崇悉發其衆挾胡騎而來志吞晉絳今氣
衰力憊狼狽而遁不乘此翦撲必爲後患諸將不欲進

王峻復遣使止之遂還契丹比至晉陽士馬什喪三四
蕭禹厥取無功釘大酋長一人於市旬餘而斬之北漢
主始息意於進取北漢土瘠民貧內供軍國外奉契丹
賦繁役重民不聊生逃入周境者甚衆 唐主以鎮南
節度使兼中書令宋齊丘爲太傅以馬希萼爲江南西
道觀察使守中書令鎮洪州仍賜爵楚王以馬希崇爲
永泰節度使兼侍中鎮舒州湖南將吏位高者拜刺史
將軍卿監卑者以次拜官唐主嘉廖偃彭師曷之忠以
偃爲左殿直軍使萊州刺史師曷爲殿直都虞候賜予
甚厚湖南刺史皆入朝于唐永州刺史王贊獨後至唐
主毒殺之 南漢主遣內侍省丞潘崇徹將軍謝貫將

兵攻郴州唐邊鎬發兵救之崇徹敗唐兵於義章遂取
郴州邊鎬請除全道二州刺史以備南漢丙辰唐主以
廖偃爲道州刺史以黑雲指揮使張巒知全州 是歲
唐主以安化節度使鄱陽王王延政爲山南西道節度
使更賜爵光山王 初蒙城鎮將咸師朗將部兵降唐
唐主以其兵爲奉節都從邊鎬平湖南唐悉收湖南金
帛珍玩倉粟乃至舟艦亭館花果之美者皆徙於金陵
遣都官郎中楊繼勳等收湖南租賦以贍戍兵繼勳等
務爲苛刻湖南人失望行營糧料使王紹顏減士卒糧
賜奉節指揮使孫朗曹進愨曰昔吾從咸公降唐唐待
我豈如今日湖南將士之厚哉今有功不增祿賜又減

之不如殺紹顏及鎬據湖南歸中原富貴可圖也

二年春正月庚申夜孫朗曹進帥其徒作亂東藁潛燒府門火不然邊鎬覺之出兵格鬪且命鳴鼓角朗進等以爲將曉斬關奔朗州王逵問朗曰吾昔從武穆王與淮南戰屢捷淮南兵易與耳今欲以朗州之衆復取湖南可乎朗曰朗在金陵數年備見其政事朝無賢臣軍無良將忠佞無別賞罰不當如此得國存幸矣何暇兼人朗請爲公前驅取湖南如拾芥耳逵悅厚遇之壬戌發開封府民夫五萬修大梁城旬日而罷募容彥超發鄉兵入城引泗水注壕中爲戰守之備又多以旗幟授諸鎮將令募羣盜剽掠鄰境所在奏其反狀甲子

敕沂密二州不復隸泰寧軍以待衛步軍都指揮使昭武節度使曹英爲都部署討彥超齊州防禦使史延超爲副部署皇城使河內向訓爲都監陳州防禦使藥元福爲行營馬步都虞候帝以元福宿將命英訓無得以軍禮見之二人皆父事之唐主發兵五千軍于下邳以援彥超聞周兵將至退屯沭陽徐州巡檢使張令彬擊之大破唐兵殺溺死者千餘人獲其將燕敬權初彥超以周室新造謂其易搖故北召北漢及契丹南誘唐人使侵邊鄙冀朝廷奔命不暇然後乘間而動及北漢契丹自晉州北走唐兵敗於沭陽彥超之勢遂沮 永興節度使李洪信自以漢室近親心不自安城中兵不滿

千人王峻在陝以救晉州爲名發其數百及北漢兵遁去遣禁兵千餘人戍長安洪信懼遂入朝 壬申王峻自晉州還入見 曹英等至兖州設長圍慕容彥超屢出戰藥元福皆擊敗之彥超不敢出十餘日長圍合遂進攻之初彥超將反判官崔周度諫曰魯詩書之國自伯禽以來不能霸諸侯然以禮義守之可以長世公於國家非有私憾胡爲自疑況主上開諭勤至苟撤備歸誠則坐享泰山之安矣獨不見杜中令安襄陽李河中竟何所成乎彥超怒及官軍圍城彥超括士民之財以贍軍坐匿財死者甚衆前陝州司馬閻弘魯寶之子也畏彥超之暴傾家爲獻彥超猶以爲有所匿命周度索

其家周度謂弘魯曰君之死生繫財之豐約宜無所愛
弘魯泣拜其妻妾曰悉出所有以救吾死皆曰竭矣周
度以白彥超彥超不信收弘魯夫妻繫獄有乳母於泥
中掇得金纏臂獻之冀以贖其主彥超曰果然所匿必
猶多榜掠弘魯夫妻肉潰而死以周度爲阿庇斬於市
北漢遣兵寇府州防禦使折德袞敗之殺二千餘人
二月庚子德袞奏攻拔北漢岢嵐軍以兵戍之 甲辰
帝釋燕敬權等使歸唐謂唐主曰叛臣天下所共疾也
不意唐主助之得無非計乎唐主大慙先所得中國人
皆禮而歸之唐之言事者猶獻取中原之策中書舍人
韓熙載曰郭氏有國雖淺爲治已固我兵輕動必有害

無益唐自烈祖以來常遣使泛海與契丹相結欲與之
共制中國更相饋遺約爲兄弟然契丹利其貨徒以虛
語往來實不爲唐用也唐主好文學故熙載與馮延巳
延魯江文蔚潘佑徐鉉之徒皆至美官佑幽州人也當
時唐之文雅於諸國爲盛然未嘗設科舉多因上書言
事拜官至是始命翰林學士江文蔚知貢舉進士廬陵
王克貞等三人及第唐主問文蔚卿取士何如前朝對
曰前朝公舉私謁相半臣專任至公耳唐主悅中書舍
人張緯前朝登第聞而銜之時執政皆不由科第相與
沮毀竟罷貢舉 三月戊辰以內客省使恩州團練使
晉陽鄭仁誨爲樞密副使 甲戌改威勝軍曰武勝軍

唐主以太弟太保昭義節度使馮延巳爲左僕射前鎮海節度使徐景運爲中書侍郎及右僕射孫晟皆同平章事既宣制戶部尚書常夢錫衆中大言曰白麻甚佳但不及江文蔚疏耳晟素輕延巳謂人曰金盃玉盃乃貯狗矢乎延巳言於唐主曰陛下躬親庶務故宰相不得盡其才此治道所以未成也唐主乃悉以政事委之奏可而已既而延巳不能勤事文書皆仰成胥史軍旅則委之邊將頃之事益不治唐主乃復自覽之大理卿蕭儼惡延巳爲人數上疏攻之會儼坐失入人死罪鍾謨李德明輩必欲殺之延巳曰儼誤殺一婦人諸君以爲當死儼九卿也可誤殺乎獨上言儼素有直聲今

所坐已會赦宜從寬宥儼由是得免人亦以此多之景
運尋罷爲太子少傅 夏四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帝
以曹英等攻兗州久未克乙卯下詔親征以李穀權東
京留守兼判開封府鄭仁誨權大內都點檢又以侍衛
馬軍都指揮使郭崇充在京都巡檢 唐主旣克湖南
遣其將李建期屯益陽以圖朗州以知全州張巒兼桂
州招討使以圖桂州久之未有功唐主謂馮延巳孫晟
曰楚人求息肩於我我未有以撫其瘡痍而虐用其力
非所以副來蘇之望吾欲罷桂林之役斂益陽之戍以
旌節授劉言何如晟以爲宜然延巳曰吾出偏將舉湖
南遠近震驚一旦三分喪二人將輕我請委邊將察其

形勢唐主乃遣統軍使侯訓將兵五千自吉州路趣全州與張巒合兵攻桂州南漢伏兵於山谷巒等始至城下罷乏伏兵四起城中出兵夾擊之唐兵大敗訓死巒收散卒數百奔歸全州五月庚申帝發大梁戊辰至兖州己巳帝使人招諭慕容彥超城上人語不遜庚午命諸軍進攻先是術者給彥超云鎮星行至角亢角亢兖州之分其下有福彥超乃立祠而禱之令民家皆立黃幡彥超性貪吝官軍攻城急猶瘞藏珍寶由是人無鬪志將卒相繼有出降者乙亥官軍克城彥超方禱鎮星祠帥衆力戰不勝乃焚鎮星祠與妻赴井死子繼勳出走追獲殺之官軍大掠城中死者近萬人初彥超將

反募羣盜置帳下至者二千餘人皆山林獷悍竟不爲用帝欲悉誅兗州將吏翰林學士竇儀見馮道范質與之共白帝曰彼皆脅從耳乃赦之丁丑以端明殿學士顏衍權知兗州事壬午赦兗州管內彥超黨與逃匿者期一月聽自首前已伏誅者赦其親戚癸未降泰寧軍爲防禦州 唐司徒致仕李建勳卒且死戒家人曰時事如此吾得良死幸矣勿封土立碑聽人耕種於其上免爲它日開發之標及江南之亡也諸貴人高大之冢無不發者惟建勳冢莫知其處 六月乙酉朔帝如曲阜謁孔子祠既奠將拜左右曰孔子陪臣也不當以天子拜之帝曰孔子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敬乎遂拜之又

拜孔子墓命葺孔子祠禁孔林樵採訪孔子顏淵之後
以爲曲阜令及主簿丙戌帝發兗州 乙未吳越順德
大夫人吳氏卒 丁酉蜀大水入成都漂没千餘家溺
死五千餘人壞太廟四室戊戌蜀大赦賑水災之家
己亥帝至大梁 朔方節度使兼中書令陳留王馮暉
卒其子牙內都盧佺繼業殺其兄繼勳自知軍府事
太子賓客李濤之弟澣在契丹爲勤政殿學士與幽州
節度使蕭海真善海真契丹主兀欲之妻弟也澣說海
真內附海真欣然許之澣因定州謀者田重霸齎絹表
以聞且與濤書言契丹主童駮專事宴遊無遠志非前
人之比朝廷若能用兵必克不然與和必得二者皆利

於速度其情勢它日終不能力助河東者也壬寅重霸
至大梁會中國多事不果從 辛亥以馮繼業爲朔方
留後 樞密使王峻性輕躁多計數好權利喜人附己
自以天下爲己任每言事帝從之則喜或時未允輒愠
懟往往發不遜語帝以其故舊且有佐命功又素知其
爲人每優容之峻年長於帝帝即位猶以兄呼之或稱
其字峻以是益驕副使鄭仁誨皇城使向訓恩州團練
使李重進皆帝在藩鎮時腹心將佐也帝即位稍稍
進用峻心嫉之累表稱疾求解機務以詗帝意帝屢遣
左右敦諭峻對使者辭氣亢厲又遣諸道節度使書求
保證諸道各獻其書帝驚駭久之復遣左右慰勉令視

事且曰卿儻不來朕且自往猶不至帝知樞密直學士
陳觀與峻親善令往諭指觀曰陛下但聲言臨幸其第
嚴駕以待之峻必不敢不來從之秋七月戊子峻入朝
帝慰勞令視事重進滄州人其母即帝妹福慶長公主
也李穀足跌傷右臂在告月餘帝以穀職業繁劇趣
令入朝辭以未任趨拜癸巳詔免朝參但令視事蜀
工部尚書判武德軍邵延鈞不禮於監押王承丕承丕
謀作亂辛丑左奉聖都指揮使安次孫欽當以部兵戍
邊往辭承丕承丕邀與俱見府公欽不知其謀從之承
丕至則令左右擊殺延鈞屠其家稱奉詔處置軍府即
開府庫賞士卒出繫囚發屯戍將吏畢集欽謂承丕曰

今延鈞已伏辜公宜出詔書以示衆承丕曰我能致公
富貴勿問詔書欽始知承丕反因給曰今內外未安我
請以部兵爲公巡察即躍馬而出承丕連呼之不止欽
至營曉諭其衆帥以入府攻承丕承丕左右欲拒戰欽
叱之皆棄兵走遂執承丕斬之并其親黨傳首成都

天平節度使守中書令高行周卒行周有勇而知義功
高而不矜策馬臨敵叱咤風生平居與賓僚宴集恣恣
和易人以是重之 癸卯蜀主遣客省使趙季札如梓

州慰撫吏民 漢法犯私鹽麴無問多少抵死鄭州民
有以屋稅受鹽於官過州城吏以爲私鹽執而殺之其
妻訟寃癸丑始詔犯鹽麴者以斤兩定刑有差

殺之 蜀山南西道節度使李廷珪奏周人聚兵關中
請益兵爲備蜀主遣奉鑾蕭衛都虞候趙進將兵趣利
州旣而聞周人聚兵以備北漢乃引還 唐武安節度
使邊鎬昏懦無斷在湖南政出多門不合衆心吉水人
歐陽廣上書言鎬非將帥才必喪湖南宜別擇良帥益
兵以救其敗不報唐主使鎬經略朗州有自朗州來者
多言劉言忠順鎬由是不爲備唐主召劉言入朝言不
行謂王逵曰唐必伐我柰何逵曰武陵負江湖之險帶
甲數萬安能拱手受制於人邊鎬撫馭無方士民不附
可一戰擒也言猶豫未決周行逢曰機事貴速緩則彼
爲之備不可圖也言乃以逵行逢及牙將何敬眞張儆

蒲公益朱全琇宇文瓊彭萬和潘叔嗣張文表十人皆
爲指揮使部分發兵叔嗣文表皆朗州人也行逢能謀
文表善戰叔嗣果敢三人多相須成功情款甚昵諸將
欲召澌州酋長苻彥通爲援行逢曰蠻貪而無義前年
從馬希萼入潭州焚掠無遺吾兵以義舉往無不克烏
用此物使暴殄百姓哉乃止然亦畏彥通爲後患以蠻
酋土團都指揮使劉瑫爲羣蠻所憚補西境鎮遏使以
備之冬十月逵等將兵分道趣長沙以孫朗曹進爲先
鋒使邊鎬遣指揮使郭再誠等將兵屯益陽以拒之戊
子逵等克沅江執都監劉承遇裨將李師德帥衆五百
降之壬辰逵等命軍士舉小舟自藏直造益陽四面斧

寨而入遂克之殺戍兵二千人邊鎬告急於唐甲午達
等克橋口及湘陰乙未至潭州邊鎬嬰城自守救兵未
至城中兵少丙申夜鎬棄城走吏民俱潰醴陵門橋折
死者萬餘人道州刺史庾偃為亂兵所殺丁酉旦王逵
入城自稱武平節度副使權知軍府事以何敬真為行
軍司馬遣敬真等追鎬不及斬首五百級蒲公益攻岳
州唐岳州刺史宋德權走劉言以公益權知岳州唐將
守湖南諸州者聞長沙陷相繼遁去劉言盡復馬氏嶺
北故地惟郴連入于南漢 契丹瀛莫幽州大水流民
入塞散居河北者數十萬口契丹州縣亦不之禁詔所
在賑給存處之中國民先為所掠得歸者什五六丁

未穀以病臂久未愈三表辭位帝遣中使諭指曰卿所
掌至重朕難其人苟事功克集何必朝禮朕今於便殿
待卿可暫入相見穀入見于金祥殿面陳悃款帝不許
穀不得已復視事穀未能執筆詔以三司務繁令刻名
印用之 辛亥敕民有訴訟必先歷縣州及觀察使處
決不直乃聽詣臺省或自不能書牒倩人書者必書所
倩姓名居處若無可倩聽執素紙所訴必須己事毋得
挾私客訴 慶州刺史郭彥欽性貪野雞族多羊馬彥
欽故擾之以求賂野雞族遂反剽掠綱商帝命寧環二
州合兵討之 劉言遣使奉表來告稱湖南世事朝廷
不幸為鄰寇所陷臣雖不奉詔輒糾合義兵削平舊國

唐主削邊鎬官爵流饒州初鎬以都虞候從查文徽克
建州凡所俘獲皆全之建人謂之邊佛子及克潭州市
不易肆潭人謂之邊菩薩既而爲節度使政無綱紀惟
日設齋供盛修佛事潭人失望謂之邊和尚矣左僕射
同平章事馮延巳右僕射同平章事孫晟上表請罪皆
釋之晟陳請不已乃與延巳皆罷守本官唐主以比年
出師無功乃議休兵息民或曰願陛下數十年不用兵
可小康矣唐主曰將終身不用何數十年之有唐主思
歐陽廣之言拜本縣令 十一月辛未徙保義節度使
折從阮爲靜難節度使討野雞族 癸酉敕約每歲民
間所輸牛皮三分減二計田十頃稅取一皮餘聽民自

用及賣買惟禁賣於敵國先是兵興以來禁民私賣買
牛皮悉令輸官受直唐明宗之世有司止償以鹽晉天
福中并鹽不給漢法犯私牛皮一寸抵死然民間日用
實不可無帝素知其弊至是李穀建議均於田畝公私
便之 十二月丙戌河決鄭滑遣使行視修塞 甲午

前靜難節度使侯章獻買宴絹千匹銀五百兩帝不受
曰諸侯入覲天子宜有宴犒豈待買邪自今如此比者
皆勿受 王逵將兵及洞蠻五萬攻郴州南漢將潘崇
徹救之遇于蠓石崇徹登高望湖南兵曰疲而不整可
破也縱擊大破之伏尸八十里 翰林學士徐台符請
誅誣告李崧者葛延遇及李澄馮道以爲屢更赦不許王

峻嘉台符之義白於帝癸卯收延遇澄誅之 劉言表

稱潭州殘破乞移使府治朗州且請貢獻賣茶悉如馬

氏故事許之 唐江西觀察使楚王馬希萼入朝唐王

留之後數年卒於金陵謚曰恭孝 初麟州土豪楊信

自為刺史受命于周信卒子重訓嗣以州降北漢至是

為羣羌所圍復歸款求救于夏府二州

二年春正月丙辰以武平留後劉言為武平節度使制

置武安靜江等軍事同平章事以王逵為武安節度使

何敬真為靜江節度使周行逢為武安行軍司馬 詔

折從阮野雞族能改過者拜官賜金帛不則進兵討之

壬戌從阮奏酋長李萬全等受詔立誓外自餘猶不服

方討之 前世屯田皆在邊地使戍兵佃之唐末中原
宿兵所在皆置營田以耕曠土其後又募高貧戶使輸
課佃之戶部別置官司總領不隸州縣或丁多無役或
容庇姦盜州縣不能詰梁太祖擊淮南掠得牛以千萬
計給東南諸州農民使歲輸租自是歷數十年牛死而
租不除民甚苦之帝素知其弊會閣門使知青州張凝
上便宜請罷營田務李穀亦以爲言乙丑敕悉罷戶部
營田務以其民隸州縣其田廬牛農器並賜見佃者爲
永業悉除租牛課是歲戶部增三萬餘戶民旣得爲永
業始敢葺屋植木獲地利數倍或言營田其肥饒者不
若粥鬻之可得錢數十萬緡以資國帝曰利在於民猶在

國也朕用此錢何爲萊州刺史葉仁魯帝之故吏也坐
贓絹萬五千匹錢千緡庚午賜死帝遣中使賜以酒食
曰汝自抵國法吾無如之何當存恤汝母仁魯感泣
帝以河決爲憂王峻請自往行視許之鎮寧節度使榮
晏求入朝峻忌其英烈每沮止之閏月榮復求入朝會
峻在河上帝乃許之契丹寇定州圍義豐軍定和都
指揮使楊弘裕夜擊其營大獲契丹遁去又寇鎮州本
道丘擊走之丙申鎮寧節度使榮入朝故李守貞駢
士馬全義從榮入朝帝召見補殿前指揮使謂左右曰
全義忠於所事昔在河中屢挫吾軍汝輩宜効之王峻
聞榮入朝遽自河上歸戊戌至大梁雄武節度使高

允權卒其子牙內指揮使紹基謀襲父位詐稱允權疾
病表已知軍府事觀察判官李彬切諫紹基怒斬之辛
丑以彬謀反聞 王峻固求領藩鎮帝不得已壬寅以
峻兼平盧節度使 高紹基屢奏雜虜犯邊冀得承襲
帝遣六宅使張仁謙詣延州巡檢紹基不能匿始發父
喪 戊申折從阮奏降野雞二十一族 唐草澤邵棠
上言近游淮上聞周主恭儉增修德政吾兵新破於潭
朗恐其有南征之志宜爲之備 初王逵旣克潭州以
指揮使何敬眞爲靜江節度副使朱全琇爲武安節度
副使張文表爲武平節度副使周行逢爲武安行軍司
馬敬眞全琇各置牙兵與逵分聽視事吏民莫知所從

每宴集諸將使酒紛拏如市無復上下之分惟行逢文
表事達盡禮達親愛之敬真與達不協辭歸朗州又不
能事劉言與全琇謀作亂言素忌達之彊疑達使敬真
伺已將討之達聞之甚懼行逢曰劉言素不與吾輩同
心何敬真朱全琇恥在公下公宜早圖之達喜曰與公
共除凶黨同治潭朗夫復何憂會南漢寇全道永州行
逢請身至朗州說言遣敬真全琇南討俟至長沙以計
取之如掌中物耳達從之行逢至朗州言以敬真爲南
面行營招討使全琇爲先鋒使將牙兵百餘人會潭州
兵以禦南漢二人至長沙達出郊迎相見甚歡宴飲連
日多以美妓餌之敬真因淹留不進朗州指揮使李仲

遷部兵三千人入戍潭州敬真使之先發趨嶺北都頭符會等因士卒思歸劫仲遷擅還朗州達乘敬真醉使人詐爲言使者責敬真以南寇深侵不亟捍禦而專務荒宴太師命械公歸西府因收繫獄全琇逃去遣兵追捕之二月辛亥朔斬敬真以徇未幾獲全琇及其黨十餘人皆斬之 癸丑鎮寧節度使榮歸澶州 初契丹主

德光北還以晉傳國寶自隨至是更以玉作二寶 王達遣使以斬何敬真告劉言言不得已庚申斬符會等數人 樞密使平盧節度使同平章事王峻晚節益狂躁奏請以端明殿學士顏衍樞密直學士陳觀代范質李穀爲相帝曰進退宰輔不可倉猝俟朕更思之峻

力論列語浸不遜日向中帝尚未食峻爭之不已帝曰
今方寒食俟假開如卿所奏峻乃退癸亥帝亟召宰相
樞密使入幽峻於別所帝見馮道等泣曰王峻陵朕太
甚欲盡逐大臣翦朕羽翼朕惟一子專務間阻暫令詣
闕已懷怨望豈有身典樞機復兼宰相又求重鎮觀其
志趣殊未盈厭無君如此誰則堪之甲子貶峻商州司
馬制辭略曰肉視羣后孩撫朕躬帝慮鄴都留守王殷
不自安命殷子尚食使承誨詣殷諭以峻得罪之狀峻
至商州得腹疾帝猶愍之命其妻往視之未幾而卒

帝命折從阮分兵屯延州高紹基始懼屢有貢獻又命
供奉官張懷貞將禁兵兩指揮屯鄜延紹基乃悉以軍

府事授副使張匡圖甲戌以客省使向訓權知延州

三月甲申以鎮寧節度使榮為開封尹晉王丙戌以樞

密副使鄭仁誨為鎮寧節度使 初殺牛族與野雞

族有隙聞官軍討野雞饋餉迎奉官軍利其財畜而掠

之殺牛族反與野雞合敗寧州刺史張建武于包山帝

以郭彥欽擾羣胡致其作亂黜廢於家初解州刺史浚

儀郭元昭與榷鹽使李溫玉有隙溫玉壻魏仁浦為樞

密主事元昭疑仁浦庇之會李守貞反溫玉有子在河

中元昭收繫溫玉奏言其叛事連仁浦帝時為樞密使

知其誣釋不問至是仁浦為樞密承旨元昭代歸其懼

過洛陽以告仁浦弟仁滌仁滌曰吾兄平生不與人為

怨況肯以私害公乎既至丁亥仁浦白帝以元昭爲慶
州刺史 己丑以棣州團練使太原王仁錫爲宣徽北
院使兼樞密副使 唐主復以左僕射馮延巳同平章
事 周行逢惡武平節度副使張傲言於王逵曰何敬
眞傲之親戚臨刑以後事屬傲公宜備之夏四月庚申
逵召傲飲醉而殺之 丙寅歸德節度使兼侍中常思
入朝戊辰徙平盧節度使將行奏曰臣在宋州舉絲四
萬餘兩在民間謹以上進請徵之帝領之五月丁亥敕
榜宋州凡常思所舉絲悉蠲之已輸者復歸之思亦無
怍色 自唐末以來所在學校廢絕蜀母昭裔出私財
百萬營學館且請刻板印九經蜀主從之由是蜀中文學

復盛 六月壬子滄州奏契丹知盧臺軍事范陽張藏
英來降 初唐明宗之世宰相馮道李愚請令判國子
監田敏校正九經刻板印賣朝廷從之丁巳板成獻之
由是雖亂世九經傳布甚廣 王逵以周行逢知潭州
自將兵襲朗州克之殺指揮使鄭玢執武安節度使同
平章事劉言幽于別館 秋七月王殷三表請入朝帝
疑其不誠遣使止之 唐大旱井泉涸淮水可涉饑民
度淮而北者相繼濠壽發兵禦之民與兵鬪而北來帝
聞之曰彼我之民一也聽糴米過淮唐人遂築倉多糴
以供軍八月己未詔唐民以人畜負米者聽之以舟車
運載者勿予 王逵遣使上表誣劉言謀以朗州降唐

又欲攻潭州其衆不從廢而囚之臣已至朗州撫安軍
府訖且請復移使府治潭州甲戌遣通事舍人翟光裔
詣湖南宣撫從其所請達還長沙以周行逢知朗州事
又遣潘叔嗣殺劉言於朗州 九月己亥武成節度使
白重贊奏塞決河 契丹寇樂壽齊州戍兵右保寧都
頭劉彥章殺都監杜延熙謀應契丹不克并其黨伏誅
南漢王立其子繼興爲衛王璇興爲桂王慶興爲荆
王保興爲禎王崇興爲梅王 東自青徐南至安復西
至丹慈北至貝鎮皆大水 帝自入秋得風痺疾害於
食飲及步趨術者言宜散財以禳之帝欲祀南郊又以
自梁以來郊祀常在洛陽疑之執政曰天子所都則可

以祀百神何必洛陽於是始築圓丘社稷壇作太廟於
大梁癸亥遣馮道迎太廟社稷神主于洛陽 南漢大
赦 冬十一月己丑太常請準洛陽築四郊諸壇從之
十二月丁未朔神主至大梁帝迎于西郊祔享于太廟
鄴都留守天雄節度使兼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同平
章事王殷恃功專橫凡河北鎮戍兵應用敕處分者殷
即以帖行之又多掊斂民財帝聞之不悅使人謂曰卿
與國同體鄴都帑庾甚豐卿欲用則取之何患無財成
德節度使何福進素惡殷甲子福進入朝密以殷陰事
白帝帝由是疑之乙丑殷入朝詔留殷充京城內外巡
檢 戊辰府州防禦使折德宸奏北漢將喬贊入寇擊

走之 王殷每出入從者常數百人殷請量給鎰仗以
備巡邏帝難之時帝體不平將行郊祀而殷挾震主之
勢在左右衆心忌之壬申帝力疾御滋德殿殷入起居
遂執之下制誣殷謀以郊祀日作亂流登州出城殺之
命鎮寧節度使鄭仁誨詣鄴都安撫仁誨利殷家財擅
殺殷子遷其家屬於登州 唐祠部郎中知制誥徐鉉
言貢舉初設不宜遽罷乃復行之先是楚州刺史田敬
洙請修白水塘溉田以實邊馮延巳以爲便李德明因
請大闢曠土爲屯田修復所在渠塘堙廢者吏因緣侵
擾大興力役奪民田其衆民愁怨無訴徐鉉以白唐主
唐主命鉉按視之鉉籍民田悉歸其王或譖鉉擅作威

福唐王怒流鉉舒州然白水塘竟不成唐王又命少府
監馮延魯巡撫諸州右拾遺徐錯表延魯無才多罪舉
措輕淺不宜奉使唐王怒貶錯校書郎分司東都錯鉉
之弟也 道州盤容洞蠻酋盤崇聚衆自稱盤容州都
統屢寇郴道州 乙亥帝朝享太廟被袞冕左右掖以
登階纔及一室酌獻俛首不能拜而退命晉王榮終禮
是夕宿南郊疾尤劇幾不救夜分小愈

顯德元年春正月丙子朔帝祀圓丘僅能瞻仰致敬而
已進爵奠幣皆有司代之大赦改元聽蜀境通商 戊
寅罷鄴都但爲天雄軍 庚辰加晉王榮兼侍中判內
外兵馬事時羣臣希得見帝中外恐懼聞晉王典兵人

心稍安 軍士有流言郊賞薄於唐明宗時者帝聞之
壬午召諸將至寢殿讓之曰朕自即位以來惡衣菲食
專以贍軍爲念府庫蓄積四方貢獻贍軍之外鮮有贏
餘汝輩豈不知之今乃縱凶徒騰口不顧人主之勤儉
察國之貧乏又不思己有何功而受賞惟知怨望於汝
輩安乎皆惶恐謝罪退索不逞者戮之流言乃息 初
帝在鄴都竒愛小吏曹翰之才使之事晉王榮榮鎮澶
州以爲牙將榮入爲開封尹未別召翰翰自至榮怪之
翰請問言曰大王國之儲嗣今主上寢疾大王當入侍
醫藥柰何猶決事於外邪榮感悟即日入止禁中丙戌
帝疾篤停諸司細務皆勿奏有大事則晉王榮稟進止

宣行之 以鎮寧節度使鄭仁誨為樞密使同平章事

戊子以義武留後孫行友保義留後韓通朔方留後

馮繼業皆為節度使通太原人也 帝屢戒晉王曰昔

吾西征見唐十八陵無不發掘者此無它惟多藏金玉

故也我死當衣以紙衣斂以瓦棺速營葬勿久留宮中

壙中無用石以甃代之工人役徒皆和雇勿以煩民葬

畢募近陵民三十戶蠲其雜徭使之守視勿修下宮勿

置守陵宮人勿作石羊虎人馬惟刻石置陵前云周天

子平生好儉約遺令用紙衣瓦棺嗣天子不敢違也汝

或吾違吾不福汝又曰李洪義當與節鉞魏仁浦勿使

離樞密院 庚寅詔前登州刺史周訓等塞決河先是

河決靈河魚池酸棗陽武常樂驛河陰六名鎮原武凡
八口至是分遣使者塞之 帝命趣草制以端明殿學
士戶部侍郎王溥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壬辰宣制畢
左右以聞帝曰吾無恨矣以樞密副使王仁鎬為永興
節度使以殿前都指揮使李重進領武信節度使馬軍
都指揮使樊愛能領武定節度使步軍都指揮使何徽
領昭武節度使重進年長於晉王榮帝召入禁中屬以
後事仍命拜榮以定君臣之分是日帝殂于滋德殿祕
不發喪乙未宣遺制丙申晉王即皇帝位 初靜海節
度使吳權卒子昌岌立昌岌卒弟昌文立是月始請命
於南漢南漢以昌文為靜海節度使兼安南都護 北

漢主聞太祖晏駕甚喜謀大舉入寇遣使請兵于契丹
二月契丹遣其武定節度使政事令楊衮將萬餘騎如
晉陽北漢主自將兵二萬以義成節度使白從暉爲行
軍都部署武寧節度使張元徽爲前鋒都指揮使與契
丹自圍栢南趣潞州 蜀左匡聖馬步都指揮使保寧
節度使安思謙譖殺張業發趙廷隱蜀人皆惡之蜀主
使將兵救王景崇思謙返境無功內慙懼不自安自張
業之誅宮門守衛加嚴思謙以爲疑已言多不遜思謙
典宿衛多殺士卒以立威蜀主閱衛士有年尚壯而爲
思謙所斥者復留隸籍思謙殺之蜀主不能平思謙三
子哀嗣裔倚父勢暴橫爲國人患翰林使王藻屢言思

謙怨望將反丁巳思謙入朝蜀王命壯士擊殺之及其
三子藻亦坐擅啓邊奏并誅之 北漢兵屯梁侯驛昭
義節度使李筠遣其將穆令均將步騎二千逆戰筠自
將大軍壁於太平驛張元徽與令均戰陽不勝而北令
均逐之伏發殺令均俘斬士卒千餘人筠遁歸上黨嬰
城自守筠即李榮也避上名改焉世宗聞北漢王入寇
欲自將兵禦之羣臣皆曰劉崇自平陽遁走以來勢蹙
氣沮必不敢自來陛下新即位山陵有日人心易搖不
宜輕動宜命將禦之帝曰崇幸我大喪輕朕年少新立
有吞天下之心此必自來朕不可不往馮道固爭之帝
曰昔唐太宗定天下未嘗不自行朕何敢偷安道曰未

審陛下能爲唐太宗否帝曰以吾兵力之彊破劉崇如山壓卵耳道曰未審陛下能爲山否帝不悅惟王溥勸行帝從之 三月乙亥朔蜀主加捧聖控鶴都指揮使兼中書令孫漢韶武信節度使賜爵樂安郡王並能軍職蜀主懲安思謙之跋扈命山南西道節度使李廷珪等十人分典禁兵 北漢乘勝進逼潞州丁丑詔天雄節度使符彥卿引兵自磁州固鎮出北漢軍後以鎮寧節度使郭崇副之又詔河中節度使王彥超引兵自晉州東出邀北漢軍以保義節度使韓通副之又命馬軍都指揮使寧江節度使樊愛能步軍都指揮使清淮節度使何徽義成節度使白重贊鄭州防禦使史彥超前耀

州團練使符彥能將兵先趣澤州宣徽使向訓監之重
贊憲州人也 辛巳大赦 癸未帝命馮道奉梓宮赴
山陵以鄭仁誨爲東京留守乙酉帝發大梁庚寅至懷
州帝欲兼行速進控鶴都指揮使真定趙鼎私謂通事
舍人鄭好謙曰賊勢方盛宜持重以挫之好謙言於帝
帝怒曰汝安得此言必爲人所使言其人則生不然必
死好謙以實對帝命并梟械於州獄壬辰帝過澤州宿
於州東北北漢主不知帝至過潞州不攻引兵而南是
夕軍於高平之南癸巳前鋒與北漢兵遇擊之北漢兵
却帝慮其遁去趣諸軍亟進北漢主以中軍陳於巴公
原張元徽軍其東楊衮軍其西衆頗嚴整時河陽節度

使劉詞將後軍未至衆心危懼而帝志氣益銳命白重
賚與待衛馬步都虞候李重進將左軍居西樊愛能何
徽將右軍居東向訓史彥超將精騎居中央殿前都指
揮使張永德將禁兵衛帝帝介馬自臨陳督戰北漢王
見周軍少悔召契丹謂諸將曰吾自用漢軍可破也何
必契丹今日不惟克周亦可使契丹心服諸將皆以爲
然楊衮策馬前望周軍退謂北漢王曰勅敵也未可輕
進北漢主奮顙曰時不可失請公勿言試觀我戰衮默
然不悅時東北風方盛俄而忽轉南風北漢副樞密使
王延嗣使司天監李義白北漢王云時可戰矣北漢王
從之樞密直學士王得中扣馬諫曰義可斬也風勢如

此豈助我者邪北漢王曰吾計已決老書生勿妄言且
斬汝麾東軍先進張元徽將千騎擊周右軍合戰未幾
樊愛能何徽引騎兵先遁右軍潰步兵千餘人解甲呼
萬歲降于北漢帝見軍勢危自引親兵犯矢石督戰
太祖皇帝時為宿衛將謂同列曰王危如此吾屬何得
不致死又謂張永德曰賊氣驕力戰可破也公麾下多
能左射者請引兵乘高西出為左翼我引兵為右翼以
擊之國家安危在此一舉永德從之各將二千人進戰
太祖皇帝身先士卒馳犯其鋒士卒死戰無不一當百
北漢兵披靡內殿直夏津馬仁瑀謂眾曰使乘輿受敵
安用我輩躍馬引弓大呼連斃數十人士氣益振殿前

右番行首馬全又言於帝曰賊勢極矣將爲我擒願陛下按轡勿動徐觀諸將破之即引數百騎進陷陳北漢主知帝自臨陳褒賞張元徽趣使乘勝進兵元徽前略陳馬倒爲周兵所殺元徽北漢之驍將也北軍由是奪氣時南風益盛周兵爭奮北漢兵大敗北漢主自舉赤幟以收兵不能止楊衮畏周兵之彊不敢救且恨北漢主之語全軍而退樊愛能何徽引數千騎南走控弦露刃剽掠輜重役徒驚馬走失亡甚多帝遣近臣及親軍校追諭止之莫肯奉詔使者或爲軍士所殺揚言契丹大至官軍敗績餘衆已降虜矣劉詞遇愛能等於塗愛能等止之詞不從引兵而北時北漢主尚有餘衆萬餘人

阻澗而陳薄暮詞至復與諸軍擊之北漢兵又敗殺王
延嗣追至高平僵尸滿山谷委弃御物及輜重器械雜
畜不可勝紀是夕帝宿於野次得步兵之降敵者皆殺
之樊愛能等聞周兵大捷與士卒稍稍復還有達曙不
至者甲午休兵于高平選北漢降卒數千人爲効順指
揮命前武勝行軍司馬唐景思將之使戍淮上餘二千
餘人賜貲裝縱遣之李穀爲亂兵所迫潛竄山谷數日
乃出丁酉帝至潞州北漢主自高平被褐戴笠乘契丹
所贈黃騮帥百餘騎由雕窠嶺遁歸宵迷俘村民爲導
誤之晉州行百餘里乃覺之殺導者晝夜北走所至得
食未舉筋或傳周兵至輒蒼黃而去北漢主衰老力憊

伏於馬上晝夜馳驟殆不能支僅得入晉陽帝欲誅樊
愛能等以肅軍政猶豫未決己亥晝卧行宮帳中張永
德侍側帝以其事訪之對曰愛能等素無大功忝冒節
鉞望敵先逃死未塞責且陛下方欲削平四海苟軍法
不立雖有熊羆之士百萬之衆安得而用之帝擲枕於
地大呼稱善即收愛能徽及所部軍使以上七十餘人
責之曰汝輩皆累朝宿將不能戰今望風奔遁者無
它正欲以朕爲奇貨賣與劉崇耳悉斬之帝以何徽先
守晉州有功欲免之既而以法不可廢遂并誅之而給
槨車歸葬自是驕將惰卒始知所懼不行姑息之政矣
庚子賞高平之功以李重進兼忠武節度使向訓兼義

成節度使張永德兼武信節度使史彥超爲鎮國節度使張永德盛稱

太祖皇帝之智勇帝擢

太祖皇帝爲殿前都虞候領嚴州刺史以馬仁瑀爲控鶴弓箭直指揮使馬全義爲散員指揮使自餘將校遷拜者凡數十人士卒有自行間擢主軍廂者釋趙晁之囚北漢主收散卒繕甲兵完城塹以備周揚袞將其衆北屯代州北漢主遣王得中送袞因求救於契丹契丹主遣得中還報許發兵救晉陽壬寅以符彥卿爲河東行營都部署兼知太原行府事以郭崇副之向訓爲都監李重進爲馬步都虞候史彥超爲先鋒都指揮使將

步騎二萬發潞州仍詔王彥超韓通自陰地關入與彥
卿合軍而進又以劉詞為隨駕部署保大節度使白重
贇副之 漢昭聖皇太后李氏殂于西宮 夏四月

北漢孟縣降符彥卿軍晉陽城下王彥超攻汾州北漢
防禦使董希顏降帝遣萊州防禦使康延沼攻遼州密
州防禦使田瓊攻沁州皆不下供備庫副使太原李謙
溥單騎說遼州刺史張漢超漢超即降 乙卯葬聖神

恭肅文武孝皇帝于嵩陵廟號太祖 南漢主以高王
弘邈為雄武節度使鎮邕州弘邈以齊鎮二王相繼死
於邕州固辭求宿衛不許至鎮委政僚佐日飲酒禱鬼
神或上書誣弘邈謀作亂戊午南漢主遣甘泉宮使林

延遇賜酖殺之 初帝遣符彥卿等北征但欲耀兵於
晉陽城下未議攻取既入北漢境其民爭以食物迎周
師泣訴劉氏賦役之重願供軍須助攻晉陽北漢州縣
繼有降者帝聞之始有兼并之意遣使往與諸將議之
諸將皆言芻糧不足請且班師以俟再舉帝不聽既而
諸軍數十萬聚於太原城下軍士不免剽掠北漢民失
望稍稍保山谷自固帝聞之馳詔禁止剽掠安撫農民
止徵今歲租稅及募民入粟拜官有差仍發澤潞晉絳
慈隰及山東近便諸州民運糧以饋軍己未遣李穀詣
太原計度芻糧 庚申太師中書令瀛文懿王馮道卒
道少以孝謹知名唐莊宗世始貴顯自是累朝不離將

相三公三師之位爲人清儉寬弘人莫測其喜愠滑稽多智浮沈取容嘗著長樂老敘自述累朝榮遇之狀時人往往以德量推之

歐陽脩論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況爲大臣而無廉恥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讀馮道長樂老敘見其自述以爲榮其可謂無廉恥者矣則天下國家可從而知也予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死事之臣十有五皆武夫戰卒豈於儒者果無其人哉得非高節之士惡時之亂薄其世而不肯出歟抑君天下者不足顧而莫能致之歟予嘗聞五代時有王凝者家青齊之間

為虢州司戶參軍以疾卒于官疑家素貧一子尚幼妻
李氏携其子負其遺骸以歸東過開封止於旅舍主人
不納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
仰天慟曰我為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為人所執邪即
引斧自斷其臂見者為之嗟泣開封尹聞之白其事於
朝厚卹李氏而答其主人嗚呼士不自愛其身而忍恥
以偷生者聞李氏之風宜少知愧哉

臣光曰天地設位聖人則之以制禮立法內有夫婦外
有君臣婦之從夫終身不改臣之事君有死無貳此人
道之大倫也苟或廢之亂莫大焉范質稱馮道厚德稽
古宏才偉量雖朝代遷質人無間言屹若巨山不可轉

也臣愚以爲正女不從二夫忠臣不事二君爲女不正
雖復華色之美織維之巧不足賢矣爲臣不忠雖復材
智之多治行之優不足貴矣何則大節已虧故也道之
爲相歷五朝八姓若逆旅之視過客朝爲仇敵暮爲君
臣易面變辭曾無愧怍大節如此雖有小善庸足稱乎
或以爲自唐室之亡羣雄力爭帝王興廢遠者十餘年
近者四三年雖有忠智將若之何當是之時失臣節者
非道一人豈得獨罪道哉臣愚以爲忠臣憂公如家見
危致命君有過則強諫力爭國敗亡則竭節致死智士
邦有道則見邦無道則隱或滅迹山林或優遊下僚今
道尊寵則冠三師權任則首諸相國存則依違拱嘿竊

位素餐國亡則圖全苟免迎謁勸進君則興亡接踵道則富貴自如茲乃奸臣之尤安得與它人爲比哉或謂道能全身遠害於亂世斯亦賢已臣謂君子有殺身成仁無求生害仁豈專以全身遠害爲賢哉然則盜跖病終而子路醢果誰賢乎抑此非特道之愆也時君亦有責焉何則不正之女中士羞以爲家不忠之人中君羞以爲臣彼相前朝語其忠則反君事讎語其智則社稷爲墟後來之君不誅不弃乃復用以爲相彼又安肯忠於我而能獲其用乎故曰非特道之愆亦時君之責也

辛酉符彥卿奏北漢憲州刺史太原韓光愿嵐州刺史鄭言皆舉城降 初符彥卿有女適李守貞之子崇

訓相者言其貴當爲天下母守貞喜曰吾婦猶母天下
況我乎及意遂決及敗崇訓先自刃其弟妹次及符氏
符氏匿幃下崇訓倉猝求之不獲遂自剄亂兵旣入符
氏安坐堂上叱亂兵曰吾父與郭公爲昆弟汝曹勿無
禮太祖遣使歸之於彥卿及帝鎮澶州太祖爲帝娶之
壬戌立爲皇后后性和惠而明決帝甚重之 王彥超
韓通攻石州克之執刺史安彥進癸亥沁州刺史李廷
誨降庚午帝發潞州趣晉陽癸酉北漢忻州監軍李勅
殺刺史趙臯及契丹通事楊耨姑舉城降以勅爲忻州
刺史 王逵表請復徙使府治朗州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九十一